

巷

——龙山杂记之一

巷，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，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。

这种巷，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，有如古代的少女，躲在僻静的深闺，轻易不肯抛头露面。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，和它真正成了莫逆，你才有机会看见她，接触到她优娴贞静的风度。它不是乡村的陋巷，湫隘破败，泥泞坎坷，杂草乱生，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。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，鳞次栉比的人家，拥挤得喘不过气；小贩憧憧来往，黝黯的小门边，不时走出一些跛着拖鞋的女子，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，眼睛里网满红丝，脸上残留着不调和的隔夜脂粉，颓然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。也不像北地的胡同，满目尘土，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。

这种小巷，隔绝了市廛的红尘，却又不是乡村

风味。它又深又长，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，要老半天才走完。它又这么曲折，你望着前面，好像已经堵塞了，可是走了过去，一转弯，依然是巷陌深深，而且更加幽静。那里常是寂寂的，寂寂的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你向巷中踱去，都如宁静的黄昏，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。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，斑斑驳驳的苔痕，墙上挂着一串串苍翠欲滴的藤萝，简直像古朴的屏风。墙里常是人家的竹园，修竹森森，天籁细细；春来时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，娉娉婷婷，从墙头殷勤地摇曳红袖，向行人招手。走过几家墙门，都是紧紧地关着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。偶然躺着一只狗，但是决不会对你狺狺地狂吠。

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。无论谁，只要你到巷里去踟躅一会，你的心情就会如巷尾不波的古井，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，而不是阴森和肃杀。它闹中取静，别有天地，仍是人间。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，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帐，一部兴衰史，可是重门叠户，讳莫如深，夕阳影里，野草闲花，燕子低飞，寻觅旧家。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氣氛，净化一切，笼罩一切，使人忘忧。

你是否觉得劳生草草，身心两乏？我劝你工余之暇，常到小巷里走走，那是最好的将息，会使你消除疲劳，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。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，心境悒郁，我劝你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，你一定会豁然开朗，怡然自得，物我两忘。你有爱人吗？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，还是利用晨昏时节，到深巷中散散步。在那里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，心贴得更近，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，恶意的斜觑，巷里是没有的；偶然呀的一声，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，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，看见你们，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。

巷，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，给人带来安全感；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，胜似皇家的阁道，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。

爱逐臭争利，锱铢必较的，请到长街闹市去；爱轻嘴薄舌，争是论非的，请到茶馆酒楼去；爱锣鼓钲镗，管弦嗷嘈的，请到歌台剧院去；爱宁静淡泊，沉思默想的，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！

一九三〇年秋

望 春

——龙山杂记之六

离开龙山，又是一度月圆。小巷寂静的生涯，已渐觉相安若素；而且俗务困人，每天被琐屑的工作缠绕，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，悠然作遐想。只是龙山的望春花，至今还频来相扰，使人难忘。

龙山山腰的宿舍，有一个小小的庭院，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，三四棵矮小的黄杨，一株望春花。我迁入宿舍的时候，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，梧桐早已落叶，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空枝；唯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，还透着几分生意。时节推移，渐渐由冬转春，气候虽已日渐暖和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；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，就是那一树望春。草未曾茁青，树没有抽芽，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，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。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，有意无意地说：“望春花开了，春天就

快要来了！”

从那时起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；而且有些为它杞忧。一天早晨，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，我说：“望春花开得这样早，怕等不到春事烂漫，就要零落了吧！”朋友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外，他说：“望春真是最难看的花了！枝干僵秃，有花无叶，让它零落了也好！”更出我意外的，此后他竟几次表示对望春的嫌厌。我觉得很不平，有一次对他说了这样带着讥刺的话：“放心吧，朋友！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，它并不要你赏识啊！”朋友还说：“谁教它开在这里，让我看见呢？”我恍然，没有再开口。

每天午后，柔阳拨逗着春意，蜜蜂翅上驮着薄薄的东风，在黄杨木上纷飞。同居的伙伴们都到山麓去了，我总独自伫立院前，对望春作许久的顾盼，而且常不免为它担忧：“花开得早，自然也就谢得早，来时寂寞，去时冷落，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！”——眼见望春花欣欣地开放，粉妆玉琢，洁白如雪，我越是倾心怜惜，我的隐忧也越是深切。

不幸的预想常常容易实现，望春的残葩，终于

在紫槿花红出墙头，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，被我发现飘零在院中的草地上了。我像亲自串演了一出人间的悲剧，心头浸蚀了无名的怅惘。

我曾经决定，要为这素馨的花树写一篇童话：假定望春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，春天就是她理想的王国。萧杀的严冬使她发愁，料峭的风寒使她颤栗，她决定独自出发，向天涯海角寻觅春天。跋涉了无数山水，饱尝了无限苦辛，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送来第一声呢喃，冬眼的蜚虫打了第一个呵欠，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快要达到，激动得发狂，立刻在寂寞的大地上，展开惨白的笑靥，报告了春天的消息。于是风暖了，草绿了，花开了。但春天刚来，自己却已经憔悴，在春阳温暖的怀中，作了个含泪的微笑，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。但只限自己才分太浅，几回铺笺，几番搁笔，我终于没有写成。

人事倥偬，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，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，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，宛转轻愁，促请我对她践约。几日以前，因事偶上龙山，便中去看看院前的望春，现在已经是

绿叶成荫，迥非往日的丰姿了。我想，望春有知，
对那过去的旧梦，怕也早如隔世，淡然忘却了吧？
果然，那么我的心愿，这样也就算偿了！

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，于古资福庵

夜 行

夜静，灯火阑珊，从热闹场中出来，踽踽独行，常感到一种微妙的喜悦。

街上清冷，空远辽廓，仿佛在寂寞秋江，泛扁舟一叶；偶然有汽车飞驰而过，又使你想到掠过水面的沙鸥。而街角远处，交通灯的一点猩红，恰似一片天际飘坠的枫叶，孤零零地开在岸畔的雁来红。

上海的白昼汹涌着生存竞争的激流，而罪恶的开花却常在黑夜。神秘的夜幕笼罩一切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用想象的眼睛看到这人间天堂的诸神色相。跳舞场上这时必是最兴奋的一刻了，爵士乐缭绕在黝黯的灯光里，人影憧憧，假笑佯欢的。靠着舞客款款密语；寻花问柳的，感到了女性占有的满足。出卖劳力的，横七竖八地倒在草棚里，无稽的梦揶揄似的来安慰他们了；多美，多幸

福，那梦的王国！而有的却在梦里也仍然震慑于狞恶的脸相，流着冷汗从鞭挞中惊醒。做夜工的，正撑着沉沉下垂的眼皮，在嘈杂的机械声中忙碌。亡命与无赖也许正在干盗窃和掠夺的勾当，也许为了主子们的倾轧，正在黑暗中攫取对手的性命。也许有生活战场上的败北者，怀着末路的悲戚，委身于黄浦江的浊流，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浪以后，一切复归宁静。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灯光如豆的秘密所在，还有人为着崇高的理想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；他们中间不幸的，便在星月无光的郊外受着惨毒的死刑。……

你可以这样想象，事实也正在这样搬演；但眼前展现的，却是一片平静。——人海滔天，红尘蔽日的上海，这是仅有的平静的一刻。

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，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，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，只是到了这个时刻，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，云影天光，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。虽然路上人迹稀少，可是你绝不会因此感到寂寞。

坐在清冷的末班电车上，常常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乘客，神态逸豫，悠悠对坐，仿佛彼此莫逆

于心，不劳辞费。卖票员闲闲地从车座底下拿出票款，一堆堆闪亮的银角，暗黄的铜板，耐心地数着数，预备进了厂就赶快交帐，回家休息。偶尔在无聊中闲谈起来，随随便便，仿佛大家本来就是相熟的朋友；卖票人与乘客在白天那种不必要的隔膜，此刻是烟消云散了。

拖着空车的黄色车夫施施而行，巡捕静悄悄地站在警亭下，也不再对车夫怒目横眉，虎视眈眈。看到这种彼此相安，与世无争的境界，我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，想跑上去跟他们攀谈几句，交换一点无垢的安慰，倾诉一点歆慕的心情。

要是腹中空虚，可以随意跑进一家小铺子里去当一回座上客。铺子是小的，店堂湫隘腌臢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却完全可以换得一饱。这里没有什么名贵西餐，满汉酒席，苏扬细点，山珍海馐，精致美味；但你去看看周围的食客，一碗牛肉汤，一碗阳春面，有的外加二两白干，浅斟细酌，品味着小市民式的餍足。面对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，你会不由得从心里尝味到一种酸辛苦涩而又微甘的世味，同时想起那俗滥的诗句，真的是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几见月当头？”

浏览一下铺面的景色，又会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古朴的陈设，油腻破旧的桌椅，蓝边大碗，寿字花的小酒盅，壁上威武的关公画像，砧板上雪亮的刀子，红色的牛肉，炉灶上熊熊的火光，在满是油污的伙计脸上闪烁，实大声洪的大声叫唤。……这光景会使你自然地想到《水浒》里描写的场面，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。

尔虞我诈的机心暂时收敛了，残酷的杀伐挂起了短期的免战牌。

夜深沉，上海这个巨人睡熟了，给了我们片刻的安静。但我们期待的，不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境，而是那晨曦照耀的黎明。

一九三五年

狗 难

刮着风，天上有雨意。一个深秋的阴晦的午后，我从上海近郊踉踉地跑回寓所。

经过一处荒场的时候，耳边送过一串呜呜的狗哭，夹杂着断续的吠声，听起来悲哀而惨厉。

荒场上有乱莽莽的衰草，萧萧的白杨。一座孤坟上站满了人，大半是拾荒的孩子，目光都望着坟旁那个用洋铁皮围成的小型圆墙；圆墙四周也围着人，一个个弯着腰，把头贴近圆墙的隙处，仿佛正在窥探里面的秘密。

我好奇地走近去，一只狗正在里面作悲愤的绝叫；但忽地砰然一声，破空而起，同时那叫声就寂灭了。

我挤进人丛，找着一个小小空隙，也开始向里面窥探。——原来那是个“狗牢”，每天从街头巷尾被用铁车捉了去的野狗都关在这里，这时候正

有人在执行野狗的死刑。

我占的地位很好，里面的一切看得很清楚。狗牢的一面有一道门，进门处就用铁丝网划出个小小的地位；铁丝网的防线以外，大约有几十匹大小不等的野狗，徬徨无计地来回走动。

它们的眼睛发着异样的光，尾巴下垂，像一群饿狼。但它们的眼色是乞怜的，而且神情也显然不能镇静了；无可奈何地徘徊瞻顾，哭泣般呜呜地叫着。有的侧过头望望铁丝网里面的人——它们的刽子手，接着昂首向天，绝望地狂吠几声，似乎要乞求制裁：有的沿了洋铁皮的墙脚惶惶然走着，走到墙角边，略一犹豫，便纵身向墙顶跳去，想逃出这末日的惨劫，可是墙太高了，跳墙的结果只是被猛的摔倒在地上。

铁丝网里面走出一个汉子来，拿着一根竹杠，杠头上有一个活络的铁丝圈。

平时曾经听到过许多“义犬救主”一类故事，当那汉子闯入狗群的一刹那。它们便很快地从我的记忆中浮起，想到狗子们那一份天赋的聪明勇敢，我禁不住为那汉子担忧：我想他也许会被那些亡命之狗所包围的。可是接着我立刻知道那是

一种可笑的杞忧了，因为他刚跑出铁丝网，狗子们就吃惊似的远远避开。

汉子对准一只壮大的黄狗走去，那黄狗只是后退。等到逼近身边，悻悻然张开口来的时候，却早被那汉子从容举起竹杠，用铁丝圈套住了它的头颈，——它的同类张皇地目送着它被拉进铁丝网，于是又徬徨无计地来回走着，呜呜地哭泣。

黄狗用它所有的力气在挣扎，在猎猎地绝叫，却被竹杠抵住了，动弹不得。另一个手里拿着怪异的手枪的人，把枪口对着了它的脑袋；砰！黄狗的眼睛应声翻了白，默默地倒下去了。汉子随手将它丢在一边，那儿堆着十几匹血痕狼藉的狗尸。

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。

汉子又跑出铁丝网来了，这一回捉住了一只有点癞皮的黑狗。……我接连看了这被宰割的悲剧，最后向那些正在呜咽、呻吟、徬徨无计的狗子们，投了失望的一瞥，便匆匆离开了荒场。

呜呜的鸣声还是从后边传来，我有点悲戚。世上有一种奇怪的动物，他们有天赋的聪明，可是这聪明只用于对主子的愚忠；却没有合群自卫

的习惯。狗子们的结局我已经看见了：跟黄狗和癞皮的黑狗那样，一例的，分别的宰割，直到最后一匹。

我恍惚参观了人间地狱的一面。

天色显得更灰黯，昙云压得低低的，恐怕就要下雨了。

一九三五年

野 渡

你可曾到过浙东的水村？——那是一种水晶似的境界。

村外照例傍着个明镜般的湖泊，一片烟波接着远天。跑进村子，广场上满张渔网，划船大串列队般泊在岸边。小河从容向全村各处流去，左右萦回，彩带似的打着花结，把一个村子分成许多岛屿。如果爬到山上鸟瞰一下，恰像是田田的荷叶。——这种地理形势，乡间有个“荷叶地”的专门名词。从这片叶到那片叶，往来交通自非得借重桥梁了，但造了石桥，等于在荷叶上钉了铁链，难免破坏风水；因此满村架的都是活动的板桥，在较阔的河面，便利用船只过渡。

渡头或在崖边山脚，或在平畴野岸，邻近很少人家，系舟处却总有一所古陋的小屋临流独立。——是“揉渡”那必系路亭，是“摇渡”那就许

是船夫的住所。

午后昼静时光，溶溶的河流催眠似的低吟浅唱，远处间或有些鸡声虫声。山脚边忽传来一串俚歌，接着树林里闪出一个人影，也许带着包裹雨伞，挑一点竹笼担子，且行且唱，到路亭里把东西一放，就蹲在渡头，向水里捞起系在船上的“揉渡”绳子，一把一把将那魁星斗似的四方渡船，从对岸缓缓揉过，靠岸之后，从容取回物件，跳到船上，再拉着绳子连船带人曳向对岸。或者另一种“摆渡”所在，荒径之间，远远来了个外方行客，惯走江湖的人物，站到河边，扬起喉咙叫道：

“摆渡呀！”

四野悄然，把这声音衬出一点原始的寂寞。接着对岸不久就发出橹声，一只小船咿咿呀呀地摇过来了。

摇渡船的仿佛多是老人，白须白发在水上来去，看来极其潇洒，使人想到秋江的白鹭。他们是从年轻时就做起，还是老去的英雄，游遍江湖，破过运命的罗网，而终为时光所败北，遂不管晴雨风雪，终年来这河畔为世人渡引的呢？有一时机我曾谛视一个渡船老人的生活，而他却像是极